

词 汇

CI HUI

36

7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词 汇

武 占 坤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词 汇

武 占 坤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75 字数121,000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97,000 本

统一书号: 9150·52 定价: 0.41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概说	1
一 词汇	1
二 词汇成分	3
三 学习词汇的意义	5
第二章 词的形式和内容	8
一 词的形式	8
二 词的内容	17
第三章 几种关系词	45
一 同音词	46
二 同义词	54
三 反义词	66
四 同族词	73
第四章 词汇的构成	80
一 基本词汇	80
二 非基本词汇	87
第五章 词汇的语体类型	97
一 书面语词汇	97
二 口语词汇	100
第六章 熟语	103
一 成语	103
二 谚语	116
三 歇后语	131

四 惯用语	138
第七章 词语的运用	143
一 要用得合乎规范	143
二 要用得精确贴切	151
三 要用得生动活泼	156
四 要用得含蓄精辟	168
五 要用得幽默风趣	171
六 要用得富于音乐美	177

第一章 概 说

一 词 汇

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。这个工具是由“语法”和“词汇”两种要素构成的。了解什么是词汇，应该联系语法来认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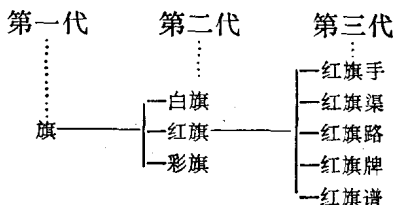
斯大林说：“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所谓语言的词汇。……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成为语言，它只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。……当语言的词汇接受了语言文法的支配的时候，就会有极大的意义。文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的规则，这样就使语言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质。”^①所以，某种语言的词汇，就是指该语言里全部词和词的等价物——熟语^②的总汇，某种语言的语法，则是该语言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规则的综合。如果把语言比做复杂的建筑，那么，语法就象建筑的结构蓝图，词汇就象建筑的砖瓦木料。不按结构蓝图修建，而任意堆砌砖瓦，建不成高楼；只有建筑蓝图，而缺乏建筑材料，同样也建不出大厦。词汇和语法是构成语言不可分

① 斯大林：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53年版，第21页。

② 本书下面用到“词语”这一概念，即指“词”和“熟语”。

割的两大要素。

语言中的词，则处于语法、词汇这两种性质的联系之中。词作为造句材料，在具体语句的语流中，充当句子成分，彼此在横的方面，发生序列组合的结构关系，词作为词汇成员，作为音义结合指称客观事物的符号，彼此在造句功能、指称功能，以及各自的音、义、结构、色彩等各种要素上，又在纵的方面，发生类型组系的聚合关系。词汇则是各种词语在词汇属性上组系化、类聚性的相互联系着的聚合体，而不是若干词语的偶然随意的堆积。例如，“旗”这个词，作为词汇的成员，从构词关系上，它和下列其它词汇成员就有着“同族”的谱系联系，从而形成词汇成员的族谱系统。如：



又，从语音形式上，“旗”和“齐”“骑”“奇”“棋”等词构成“同音”的联系。在语义内容上，“旗”和“旌”（① 古代旗的总名；② 指缀旄牛尾于竿头，上加五彩析羽的一种旗）“旄”（古代竿头饰以旄牛尾的旗）“旛”（长方下垂的旗子）“麾”（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）等词构成古今“义同”或“义类”的联系。诸如此类的词的联系，使词汇成为一种相互联结、相互制约的词体系。这种体系性，为人们系统地掌握词汇提供了纽带。

语言的语法规则，数量有限，历史稳定性强，语言中的词语，则浩如烟海，具有无限性，并且经常处在发展变化之中。斯大林说：“词汇反映着语言发展的状态，词汇越丰富、越纷繁，

那末语言也就越丰富、越发展。”^①我们汉语是世界上发达的民族语言之一，这和汉语词汇异常丰富、纷繁是分不开的。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写《国语辞典》时，搜集到一百二十余万词条，还反映不了汉语词汇的全貌。这数以万计的词语，表义恰当、色彩鲜明、用法规范、语音清晰，使我们表情达意有无限丰富多样的词汇手段、词汇材料可以选择，从而把思想感情表现得贴切精当而又富于色彩。汉语词汇的丰富纷繁和高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，反映了我们汉族人民创造语言财富的巨大才智。

二 词汇成分

词汇的构成成分，从性质上看，有两大类：一是“词”，二是“熟语”。词是构成词汇的基本成分，也是一般成分；熟语是构成词汇的非基本成分，也是特殊成分。

（一）词

词是音、义定型的最小造句单位。所谓“音、义定型”，是指词总是以固定的语音形式和特定的语义内容，相对稳定联系着这一特性说的。除历史的演变和修辞的需要外，在通常情况下，这种音义的定型性，是不容破坏的，否则就要改变词的性质，损害词的称谓功能。如“白肉”这个词，是以“báiròu”这一固定的语音形式，表达着“清水煮熟的猪肉”这一特定的意义的。如果采取同义代替的办法，把“白肉”的形式改成“白色肉”，或按语法规律，把“白肉”的形式扩展成“白的肉”，破坏了“白肉”一词既成的音义定型性，就改变了这个词的意思，不

^① 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》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，第 21 页。

再是“白肉”这个词了。

词是造句的材料，词的音义定型性，使词在用于造句时，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进入句子，是造句时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。这一特点，使词和构词单位——词素区别开来，也使词和一般词组(或自由词组)区别开来。

词素也是音义的结合物，但它的功能在于造词，而不是造句，是造词时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，而不是造句时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。现代汉语词素有两种，一是专职词素，如“齿”“耳”“足”等，今天如果用它们独立造句，说“我的齿疼”“我的足冷”等等，就缺乏表义的明确感；二是兼职词素。这种词素，既可以用来独立造句，又可以是出现在词里的词素，如“牙齿”中的“牙”，“手足”中的“手”等。这种语言单位，是词(独立用于造句)，还是词素(用于造词)，通过具体执行的功能，也能把它区别开来。

由词按照语法规律临时组成的词组(自由词组)，如“中国人民”“勤劳勇敢”“爱好和平”等，也是造句单位。但它们缺乏象词那样的“音义的定型性”，可以按照语法规律来扩展变形，“中国人民”可以说成“中国的人民”，而语义不变，“勤劳勇敢”可以说成“勤劳和勇敢”或“勤劳而勇敢”，语义也不变。它们用于造句时，本身还可以进行结构分析，因而，是较大的造句单位，不是最小的造句单位。

语言中所有的词和语(熟语)的总汇，构成了整个语言的词汇。在词汇这个大家庭中，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词，词不仅在数量上，是构成词汇的主体，是词汇的基本成分，而且在实现词汇的称谓功能和造句功能上，也起着基本作用。

(二) 熟语

熟语,是结构形式和语义容量上大于词,在“习用性”“现成性”和“定型性”上同于词,在造句功能上大体相当于词的词组或短句。成语(如“卧薪尝胆”)、谚语(如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)、歇后语(如“水中捞月——一场空”)、惯用语(如“捞稻草”、“泡蘑菇”)等,都属熟语。由于熟语的基本特点和词相当,而不同于一般词组,因而,它属于词汇范畴,是词汇构成成分的一种。

熟语又是由词构成的,在结构规模上,它大于词,语义内容也大都比词复杂丰富,在造句功能上,也有不同于词的特点,因而,在词汇内部各种词汇成分形成种种联系时,它们大都自成体系,处于特殊地位,所以,作为词汇的构成成分,它们是特殊成分。另外,从数量上看,它们也是词汇中的少数成员,在实现词汇的称谓功能和造句功能方面,和词相比,也不起基本作用,因而,又是非基本成分。

词汇的研究,总是以构成词汇的基本成分——词,作为重点。人们给词汇下定义说,“词汇是语言里词的总汇”,也是就构成词汇的主体是词说的。但,熟语的研究,也是研究词汇不可忽视的内容。因为,熟语的表义作用和修辞效果,是一般的语词所不能比拟的。

三 学习词汇的意义

如上所述,一种语言的词汇丰富与否,是这种语言是否发达的标志,人们掌握词语多少,是个人语言修养高低的标志。没有五光十色的彩丝,再巧的刺绣工艺也绣不出花团锦簇的彩缎,没有姹紫嫣红的颜色,再妙的丹青也绘不出彩色缤纷的

画卷。一个人如果词汇贫乏，说话、演讲、写文章，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词儿，不生动，不形象，再好的情思也不易感人肺腑，再强的道理，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《高斋诗话》一书，记载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和秦少游的一段故事：

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，东坡曰：“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。”少游曰：“某虽不学，亦不如是。”东坡曰：“销魂当此际，非柳七语乎？”坡又问：“别后作何词？”少游举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”。东坡曰：“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”

“一个人骑马楼前过”简明倒是简明，但它终究不是艺术的语言。若要写出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”这样生动的画面儿，就需掌握“连苑”“横空”“绣毂”“雕鞍”这类文艺语体常用词汇。高尔基曾经说过：“作为一种力量而起作用的真正的语言美，是由词汇的确切、鲜明和响亮动听而创造出来的。而词汇的确切、鲜明和响亮动听则构成了书的图景、性格和思想。广泛地熟习我们丰富的词汇里的一切词藻，对于一个作家——‘艺术家’来说是必要的，而且善于从中挑选最确切、鲜明有力的词儿，也是必要的。”^①人们日常生活中读书、看报、听广播，固然也是丰富词汇、熟习词藻的过程，但这样学习词汇往往带有盲目性、自发性，不系统、不深刻，浮光掠影，甚至似是而非。这和高尔基所要求的“广泛地熟习……词汇里的一切词藻”，“善于从中挑选最确切、鲜明有力的词儿”，是有相当距离的。例如，人们口里大都存在“美丽”“秀丽”“壮丽”“富丽”“绚丽”“瑰丽”“华丽”“清丽”“倩丽”这些词儿，但是准确地

^① 高尔基：《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》，转引自布道雷宁：《文学的社会意义》，见《人民文学》，1952年12月号。

说出这些词的语义差别，却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。俄国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曾经对一个朋友开玩笑说：“如果我是沙皇，我就要颁布一项法令，作家要是用了一个自己不能解释其意义的词，就剥夺他的写作权利。”托尔斯泰所以这样严格要求作家，就因为不确切了解词义，就不能准确规范的使用词语。现实语言生活中，出现或存在这样那样用词不当的现象，说明人们只靠自发状态学习语言、学习词汇，的确是很不够的。这样学习语言，往往只停留在语言的“必然王国”里，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而要进入语言的“自由王国”，得心应手、准确精当的运用词语，就必需自觉地学习它，象托尔斯泰要求的那样，深入了解每个词语的意义、用法，象高尔基说的那样，广泛熟习语言里的词藻。

毛泽东同志说：“语言这东西，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，非下苦功不可。”语言大师、文艺巨匠，从他们语言实践的切身感受，指出学习语言的艰巨性和重要性，我们绝不应对此掉以轻心。为了学好语言，人们除向生气勃勃的群众口语和纯洁规范的书面语言学习之外，也需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，把学习实践，从感性认识提到理性认识的高度，以求事半功倍地收到学习成效。这就是本书编写的目的。

第二章 词的形式和内容

一 词 的 形 式

(一) 词的语音形式

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矛盾统一体。任何一个词，都是由词音和词义两个方面组成的。词典里反映词的面貌，一是“注音”，一是“释义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词音是词的物质形式，词义是词的逻辑·语法内容。

词音的作用，一是巩固词义、表达词义；一是赋与词以个性，划分词与词的界限。词义作为一种思维认识的成果，它的形成、存在都离不开相应的语音形式。人们把词义记忆到脑海里，需要把词音的“音象”和词义的“意象”联系起来加以记忆才有可能。没有词音的“音象”，只有“赤裸裸”的词义保留在记忆之中，是不可想象的。人们要表达某种意念，也只有把相应的“音象”转化为实际的词音才有可能。所以词义总是凭借词音这一物质形式而存在的。没有无形式的内容，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。另外，词的表义作用，也是以词和词之间彼此的区别为条件的。特定的语音形式和特定的词义内容相联系。如果词和词都是一个面貌，没有个性，没有差异，也就无法表示不同的词义，称谓不同的事物了。词的个性化的重要手段，

就是取得不同的语音形式。如“花”(花钱)和“花儿”(花儿朵),“难”(困难)“难”(受苦受难),“大意”(段落大意)和“大意”(疏忽大意),“书”“叔”“鼠”“树”等词,它们的区别界限,不仅在于词义,也在词音。所以,从词的语音形式上,可以区别词的今古,如,“客”作为现代汉语词,读[k'ɛ]音,作为中古汉语词,读[k'ɛk]音^①;可以区别词的中外,如同是“书”的意思,读为shū,是汉语词,读为ホン,是日语词,读为book,是英语词,读为Книга,为俄语词;可以区别词的方域,如“看”,读[k'an],是普通话,读[k'ɕ],是上海话,读[hon],是广州话,读[k'aŋ],是福州话。词音的性质作用,告诉我们,掌握语词,必需准确地掌握它的语音形式,这是我们准确表达词义的前提。如果词音记得不确,说得不准,甚至张冠李戴,破坏了词的音、义之间的既定联系,就往往使人无法理解。例如,有人把“赤裸裸”说成“赤裸棵”,把“狠狠地打”说成“狼狼地打”,把“洛杉矶”说成“洛彬矶”,把“一丝不苟”说成“一丝不苟”,这不是使人莫明其妙,就让人哭笑不得。

一个词具体读什么音,如“书”音shū、“报”音bào,就词的音、义关系而论,没有必然的道理,不是词义决定词音必需如此。词的具体语音形式,是由社会约定俗成、语言历史传统确定的。马克思说: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,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,而是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^②在已有语言的历史条件下,词音的具体形式,也是在语言历史

① 标音符号为“国际音标”。“客”的中古读音,采用王力先生的说法。见《汉语讲话》,文化教育出版社,1955年版,30页。

②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,第一卷,第603页。

传统的基础上取得的。现代汉语的词音，基本上是从近代汉语里继承下来的，或是以近代汉语的说法为基础，加以局部的变化形成的，而不是我们今天重新创造的。所以，词音具有较强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稳定性，词只有依靠一定的词音和词义相对稳定的联系性，才能实现它的称谓功能和造句功能。词音如果朝令夕改，今天是甲音，明天变乙音，人们就无法共同掌握、共同理解，就会丧失词的社会性，不能成为语言材料。

汉语里每个汉字所表示的语音，是一个音节。现代汉语一共有一千二百八十几个音节。数以万计的现代汉语词的语音形式，就是由这一千二百多个音节，主要采取下列几种方式构成的：

- (1) 单音式：如，山、水、天、地、人……
- (2) 双音式 $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组合型：如，国家、军队、民主、自由、阅读、} \\ \text{书写、立刻、虽然} \\ \text{重迭型：如，天天、夜夜、妈妈、茫茫、悠悠、} \\ \text{皑皑、泛泛} \end{array} \right.$
- (3) 三音式 $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组合型：如，电视机、超声波、半导体、插秧} \\ \text{船、红绸舞} \\ \text{组合重迭型：如，黑沉沉、绿油油、昏惨惨、} \\ \text{拉拉队、哈哈镜} \end{array} \right.$
- (4) 四音式 $\left\{ \begin{array}{l} \text{组合型：如，共产党员、少先队员、拖拉机} \\ \text{手、共产主义} \\ \text{组合重迭型：如，高高兴兴、大大方方、调} \\ \text{查调查、妖里妖气} \end{array} \right.$

词和词的界限，是靠彼此音义的差异点划分的，组合法或搭配法，则是词音取得千差万别的形态的主要手段。

汉语词的语音形式，是富于民族特色的。以音节数量而论，它以双音节为主要形式，在书面语里，双音词几乎占十分之七——八的比例。双音形式简易精约，用于造句使语言的节奏显得匀称和谐。从语音的音质上看，它清晰响亮，乐音性强。再加上汉语里有一定数量的“双声词”〔如“恍惚”(huānghū)“彷彿”(fāngfú)“慷慨”(kāngkài)“秋千”(qiūqiān)“琳琅”(línláng)“参差”(cēncī)“踌躇”(chóuchú)“伶俐”(línglì)“滂湃”(pāngpài)〕、“迭韵词”〔如“窈窕”(yǎotiǎo)“从容”(cóngróng)“徬徨”(pānghuāng)“萧条”(xiāotiáo)“喇叭”(lǎbā)“逍遥”(xiāoyáo)“荒唐”(huāngtāng)“徘徊”(páihuái)〕、“迭音词”等，这类词音声和韵有规律的同异错综，回环跌宕，富于旋律美，也加强了汉语词音的音乐性。过去德国有个皇帝查利第五，他说：“礼拜上帝时用西班牙语，它是高尚的最合适的表现；对朋友用法语，因为它最适合表现活泼；对仇敌用德语，因为那是最雄劲的；对女人用意大利语，因为那是最柔婉的。”我看，说我们汉语是最富于音乐美的语言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(二) 词的结构形式

在既有语言基础上，以词构词或词素构词，在词的内部，由于词素的作用、关系、位次等等的不同，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格式，这就是词的结构形式。和词的语音形式相对待，词的结构格式可以叫“内部形式”，语音形式叫“外部形式”。

现代汉语词的结构，最完整的具有“词身”和“词尾”两个组成部分，构成“身尾式”。

1. 词身

词身是词的基本结构成分，是词义的主要体现者。如“看

见过”这个词的意义，主要是由“看见”两个词素体现的，“过”这个词素只是表示“看见”这一动作已属“过去时”，给词以语法意义。所以，“看见”是词身，“过”是词尾。

词身可以是一个词素充当的，也可以是几个词素构成的。由几个词素构成时，这些词素在词身里的作用、地位也有差异。根据这种差异，词身内部的结构，又可分为“词根”“前缀”“后缀”三个部分。

词根是词身中的核心成分，是体现词义的中心点。一个词的词根如果发生变化，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词义。如“人民”是“人民性”一词的词根。把“人民”改为“阶级”，说“阶级性”，就和“人民性”的意思完全不同了。词根由单一词素构成的，这类词可以叫它“单根词”，如“山”“水”“阿姨”“老师”“绿化”“党性”^①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充当的，可以叫“多根词”，如“学习”“红旗”“担心”“民主”“现代化”“软弱性”等。多根词的词根之间，又出现一层结构关系，如“学习”“软弱”为“并列式”，“红旗”“现代”为“偏正式”，“担心”为“动宾式”，“民主”为“主谓式”。

前缀是处于词根前面给词以补充意义或标明词性的成分。如“阿姨”的“阿”，“老师”的“老”，都是前缀，前者表示亲昵的意味，后者在标志有关的语词是称谓人或动物的名词。现代汉语词的前缀，有“第”（第一、第二、第几、第末）“初”（初次，初见、初胎、初试、初一）“老”（老虎、老鹰、老粗、老张、老赵）“阿”（阿毛、阿大、阿狗、阿奶）等等。

后缀是附加在词根后面给词以补充意义或标明词性的成分。如“电气化”“强化”的“化”是后缀，它附着在名词、形容词

① 下面加“.”者为词根。